

看到新桥想断桥

■王天瑞

黄村，在河的北岸。黄庄，在河的南岸。这条河，因为是季节河，多少年来，也许千百年来吧，遇上枯水期，河床就干枯亮底，黄村人和黄庄人便来往自由；而遇上盛水期，河里就波涛汹涌，黄村人和黄庄人便像隔着千山万水。

本来，这里有一座桥。我记事时，就是一座断桥。这桥是什么时候断的，我小时候问过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老人都不知道。他们还说，他们小时候也问过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老人也都不知道。可以确定，这断桥至少也断一二百年了。

有一年，学校放了暑假，我们小孩子就常在河边玩。一天，黄庄有户人家娶新媳妇。吃过早饭，只见笑逐颜开的人们抬着花轿，赶着马车，放着鞭炮，吹打打地走过河，走过黄村，走向李岗洼……我们小孩子跟不上队伍，只好等待队伍归来。

不好！还没到晌午头，虽然仍是红日高照，河里却突然来水了，波涛滚滚而来。“西北方向一定是下暴雨了！”河岸边当然知道河水的脾气：有时安静、有时暴躁、有时温顺、有时发怒……说变就变，变幻莫测。

也就在这时，娶亲队伍回来了。人们乱了阵脚，来到河边，无奈地停了下来。不过，河岸边天天看水，经常玩水，谁也不会害怕水。

老族长是个有经验的人，经过和大家商量，便发号施令：在河上拉起两条绠绳，把绠绳固定在两岸的大树上，趁河水还不太深，赶快涉水过河。

河两岸黑压压站满了人。



人们服从命令听指挥。很快，两条绠绳拉好了，新郎扶着绠绳走过河了，新娘被掂送行的娘家哥背过河了，鼓乐队过河了，三匹骏马牵过河了，胶轱辘马车推过河了……

最后只剩一台空花轿。河水越涨越快，河水越来越深，浪头拍打胸口了。在老族长的指挥下，七八个男子汉一手拽着绠绳，一手举着花轿，互相提醒着缓缓前行……突然，一个浪头打来，花轿歪了，从花轿里漂出一个小包袱。两岸的人们都看到了。小包袱里包着新娘的新衣服。在那贫穷年代，一件新衣服就是一件无价宝。新郎立马脱去外衣，奋身跳进河里，向小包袱追去。老族长高喊：“危险！快回来！”人们都在帮助高喊：“快回来！”其实，新郎已经没有力气回来了，只好顺流而下……

后来得知，新郎是在下游五里远的杨村被人们救上岸的。不过，几十年来，新郎的身影却一直在我脑海里挣扎着。好悬啊，新郎差点儿丢掉性命！

那一年，是1957年，我正上小学五年级。记得，放暑假后，学校老师都到县里参加集中学习了，运用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结果，我们学校的十一位老师，有十人被打成了右派。那一年，打右派，老师们倒了霉；河里发大水，老百姓遭了殃。

是的，那些年，这里要是有座桥，人们还能遭那样的罪吗？李老十患了脑子病，因河水暴涨，乡亲们抬着他，绕道十里赶到河南清庄集医院时已经去世……隆冬的一天，陈社娘沿冰冰到河南去赶集，不料冰面坍塌，掉进了冰眼

里，当返家换衣服时，浑身冻成了冰溜子，陈社娘也冻出了一场病……

修桥，是容易的吗？修桥，需要技术人员设计，需要劳动人员建造，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撑。修桥，普通老百姓没有那个能力，县政府又不组织和投资，也许是财政羞涩，也许认为位置偏僻（临近县界）、不靠官道、行走人少，于是，长桥变成了断桥竟无人来修，断桥就那么一直断着，至少也断一二百年了。

爱民、忧民、为民、惠民，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只要人民群众需要，就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一队雄赳赳气昂昂的人马开过来了，扒去断桥，修建新桥……仅仅半年时间，一座新桥便架起了南北。有人叫它“黄村桥”，有人叫它“黄庄桥”，更多的人则叫它“改革开放桥”。

我想，为什么，本来一座普通桥，而在老百姓眼里却是那么巍峨高大？为什么，本来是一条普通路，而在老百姓眼里却是一条黄金大道？是的，是一座巍峨大桥！是的，是一条黄金大道！看吧，桥上、道上，南来的、北往的，车水马龙，轰轰隆隆，日夜川流不息……

我拍下一张照片，带回远方，留作纪念、思考。

手足

■刘中华

最近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满仓，今天就来写写有关满仓的事。

满仓已经去世三十来年，他哥哥金山去世也已快三年，虽然不是本家，但我们是同村的，我应该喊他们大伯。

满仓大伯五十多岁就去世了，那时我才七八岁，听说他是肺心病去世的，主要是因为家里穷，不能坚持用药。他的哥哥金山也是肺心病，从五十多岁就说要死了，但一直活到八十六岁。金山大伯生前说：“自从我得病，咱村该死的不该死的我熬走了四五十个人，我兄弟仓儿那时候的病还没我严重，不是你学习哥，我早死了。”学习是金山大伯的儿子，现在在市人民医院当医生。

满仓大伯去世三十年了，我依旧清晰地记得他的样子。个头不高，穿着寒酸，黑瘦，络腮胡，走路稍弯腰，走几步就上气不接下气，喘得厉害。

“仁义在家不？”满仓大伯缓慢地移步到我家厨房门口。

“在哩，在哩。”我爹大嗓门地回应着，“哥，找我啥事儿？”

“明儿全成他娘过生儿哩，想炸点儿东西，没油了，能不能倒我一碗菜籽油？”

我爹接过满仓大伯的脏碗。我忙跑到厨房，钻到案板下推出小坛子，爹提溜起小坛子倒油。满仓大伯连声说：“别倒完了，恁还得吃呢。”

像这样借油，不知满仓大伯来我家

多少次了。虽然我家也穷，但爹娘从没拒绝过他。不知为什么，满仓大伯从来不向金山大伯借东西。后来，兄弟俩老死不相往来，并且要求孩子们之间也不准说话。

满仓大伯家矮墙头上种了两盆荸荠，我每次路过他家门口，总要驻足观望。“峰儿，过年了给你吃荸荠，千万帮我看好，别让咱村小孩摆弄这两盆荸荠。”满仓大伯露着豁牙笑着对我说。我高兴得屁颠屁颠地跑回家。

金山大伯的病严重了，金山大娘拉着架子车下乡换针线小零食，赚些钱给金山大伯治病，再供应学习哥上大学。学习哥是学医的，得知父亲病重，找到了自己的老师，将金山大伯的命从死神手里夺回。随后，满仓大伯的病也严重了，但是，满仓大伯却没有那么幸运。

金山大伯本来是不打算让学习哥继续上学的。金山大伯说：“上学太花钱了，人家跟你一年出生的，孩子都上小学了。上学有啥用！”金山大娘生了三天气，不吃不喝。金山大伯最终没倔过金山大娘。

学习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县人民医院上班。上班的第二天，金山大伯又犯病了，喘不过气来。我爹喊来我堂叔用三轮车带着金山大伯去县医院看病，值班医生正是学习哥。输液时我爹一直陪在身边。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金山大伯的病才好转。

往后的许多年，金山大伯逢人就夸他儿子学习，也经常安排学习哥要孝顺我爹。后来我爹两次生重病，金山大伯都打电话命令学习哥：“你仁义叔生病了，你得联系好医院好医生，救你仁义叔。”我爹患肺癌期间，学习哥安排我爹到市医院化疗，像儿子一样守着，我和哥哥感动不已。学习哥笑着说：“咱住对门儿，谁有咱亲！再说仁义叔救过我爹，不然我爹咋能活到八十六岁。”

金山大伯去世后，学习哥跑到本家兄弟家磕头，满仓大伯的大儿子全成攥着学习哥的手，哭着说：“俺爹和俺大伯几十年不说话，老一辈啥恩怨咱兄弟不知道，但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啊，咱兄弟要给孩子们带好头。我虽没上几天学，但我懂得家和万事兴的道理。”满仓大伯的二儿子幸福说：“俺爹临死时说，他和大伯啥恩怨也没有，就是咱爷让大伯多读了几年书。俺爹说，俺兄弟俩被他耽误了。”学习哥攥着全成和幸福的手，说：“知识改变命运，让你们俩的孙子跟着我去市里上学。”

我爹去世时，学习哥带着全家人守了几天。今年年后，我爹去世百天，天下着小雨，学习哥出差在外，打电话给我：“兄弟，替我给俺仁义叔点张纸。”

我跪在爹的坟前泣不成声。不知什么时候，全成哥和幸福哥跪在我身旁，哭着说：“俺仁义叔，你在那边劝劝俺爹和大伯，让他们和好啊。”



雨中有一个青年

■刘忠全

黄昏，细雨如油，
滑了小路，滑了山头。
大娘从镇子上归来，
崴了脚脖，移步生愁。

一个青年追到身旁，
据说，要同去那小村访友。
于是，他执意背上老人，
俯首弓腰，步步行走……

二十里跋涉，二十里颠仆，
泥泞从膝下直染上双肘。
跌倒了，草尖上滚几滴热汗，
爬起来，蕉叶间珠玉乱抖。

终于，山村里一声狗吠，
眼前灯火，似落一天星斗。
屋阶下，有人叫了声“妈妈”，
声音那样甜润，带着娇柔。

青年笑了，转身融入夜色，
风嗖嗖，忽觉衣裳湿透。
这时，他想起那位母亲，
心海里涌过一股暖流……

母亲

■尚纯江

记得那条小河
那是一条人工河
那时 屑弱的你推着一辆架

子车
在冰天雪地里
在红旗的海洋里
和村民们一起
从河底推出一车车泥土
用一腔腔热血和热火朝天的
红歌
挖出了一条河
一条从南向北的小河

如今
你用头枕着那条河
不再纺棉花
不再给我们缝补衣服
也不再推车
哪怕我们的眼泪
流成了一条河
你只管默默地
躺在一片翠柏里
用慈善的目光
注视着这条河

三十四年了
河水枯了又涨
涨了又干涸
树叶青了又黄 黄了又落
炊烟伴随着日月
也已褪去了颜色
杂草也长满了河坡
我每次归去时
蹲在你的身旁
为你的坟头拔去杂草
听你诉说
那些陈年往事
一筐箩 一筐箩
我的眼泪像那一条小河
从面颊滑落 又慢慢干涸
我想说
娘 我爱你
可是我不知道
今天 去向谁说